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五十九 集部

明文衡卷六

明 程敏政 編

奏議

洪武戊辰四月大庖西上皇帝封事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

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
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
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於唐太
宗者為其録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
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
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
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皋夔比肩不願與魏徵
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

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旣皆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若臨若對之功益加容不睹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宫之内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

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容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

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
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
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壊人心
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蝇
集一時兎園寒士鈔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
於檢閲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
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奥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
實精明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

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删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説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顔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顔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

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
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
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
禁絶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閹尊天子
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
俊良雖門户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
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
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

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歷必無此

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鉤鉅

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諱

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訐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

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衣繡巍峩負販之傭

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恍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翳膀宫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虚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

方末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背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徵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
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
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
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
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
師以取寶為名謂衆以神仙為徵應謂有所謂其仙其
神乎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

秦政之制何足為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謾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菓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

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産以供稅産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别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極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顧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

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勑有司以時整葺寛之以歳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

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侘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内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内外百司摧楚屬官甚於奴隷是致柔懦之

徒蕩無廉耻之節擎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趍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兾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韓國公寃事狀

臣聞君親無將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軌固天下之

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定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

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難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絶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

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纎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
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
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
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
哉今不幸以失刑而臣懔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
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

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一諫争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宂延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踈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𤕤鑊無所復恨矣

論考較錢粮封事 鄭士利

前月九日欽遇陛下渙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盛舉也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較錢粮事未有言者意者當陛下赫怒之餘故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何其宜言而不言也臣草野布衣聞見淺近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臣焉能知惟考較錢粮得聞一二謗所謂耳聞不如目見向非臣兄士原為先任懐慶府同知考較錢粮事斷發工役臣亦葢不知也自詔書之下臣欲言之久矣特以臣兄之故恐陛下以臣為假

公營私者不敢言欲進復退者累一月既竊自念以為當陛下求言之急豈惡直言之士若乃畏首畏尾避嫌遠疑是忠臣義士之心不白於天下也輒不自揆故借言之亦不自量已昔有野人食芹而美者則欲以獻於其君區區愚忠政與此類陛下幸垂察焉夫考較錢粮用使空印自昔已然非至聖代而然也陛下即位已九年矣詔條之内不見禁革而律令之内所不該載上下承習以為當然天下之人咸知之惟陛下未之知耳一

旦生事之人摭拾此事致使忠良老成咸被其害臣愚請試言其故夫考較錢粮各府賫將文卷越行省攢造千百宗卷攢於一冊牽查照筭豈無錯誤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向使有司官吏欲偷盗那移埋沒作弊當預於本處文卷補完然後赴省部攢造豈不藏鋒歛鍔便且易耶又何必用空印省部旋補而旋生弊也又况出納錢粮各府州非奉省部不敢専擅一絲一毫之出入其

原皆出於省部故省部卷中所有府州文卷不能損也府州文卷所無省部卷中不能益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特散漫於各卷末之歸一查照攢造之間不能無誤空紙所以為筆誤差錯之設無弊也且各省府至户部里路遠者半年餘近者亦不下半月攢寫之偶有差錯理須扣換填補若待復至本處衙門用使印信即非旬日可及省部置局督併攢造有如星火若爾展轉迂迴豈不大誤事耶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今行移文書除

張縫中印信外後面必有年月年月之傍必有註語然後官吏僉押於年月註語之間用使印信今考較文冊下面張縫印信雖多而後面年月之傍註語已定又止一印信向使掾典欲假此空印行移文書潛謀不軌下面張縫固有印信可徵而後面年月即無印信又無封皮不知復可作何行移而何處不曉法律鋪兵便與承接遞送而何等庸愚官吏輙便憑信與之施行空印之不可以行移遞送亦明矣臣竊迹前世興亡之故大抵

親賢人遠小人以興而親小人遠賢人以敗未嘗以空印也空印之不能為國家患益明矣陛下以天縱之資日月之明豈不燭此情理然而盛怒未解者意者左右之臣未嘗以此言進歟臣愚竊以為考較官吏止可坐之以不勤之罪而不當坐之以重罪也況所犯在律令頒行之先乎空印既不可以行移文書又不可以那移作弊免死杖一百工役終身前此復有充軍者假使偷盜那移潛謀不軌不審陛下復加之何罪陛下必欲禁

革空印不過罪一二人下半紙詔書明諭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懼而不敢犯足矣何必牽枝引蔓罪及各省府耶夫人才之難自古為然十年長養十年教訓十年歷練至於四十血氣既定見識已明然後適用故曰人惟求舊今內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允所謂國之重臣功能俱茂者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縱有罪過臣猶謂得與八議之科今乃俱為考較錢粮有不保首領復追倴者有斷發工役改發充軍者中外老成蕩然一空

並使晚進後生布列中外未審孰為陛下畫此策也使彼在任之内所言所行果皆考較錢粮事耶抑亦有忠國愛民之事也如果俱係考較錢粮固為得罪若亦有一班半點為國為民亦可絶長補短以功掩過三年之俸亦不足為國重輕也而追之是導天下之人而為貪汚也奚補哉今犯贓私者工役而用使空印者亦工役復終身焉彼富裕者固不復憂而此貧乏者則受苦楚其平日贓私者至此自為得計臣竊恐自是之後㢘謹

者愈無所勸矣昔秦穆公赦食馬之徒厥後猶得其死力考較官吏非岐下野人比也陛下幸赦之又豈特得其死力而已哉古人有言曰人之有言不得已也臣兄已斷發工役固不敢辭而甘心輸作以贖罪矣臣復懃懃懇懇不避斧鉞為陛下言者非不知觸忤天顏罪在不赦顧以朝廷大體當務從平恕不宜持法過當有累聖明盛德蓋亦不得已言耳固非為臣兄一人之計而言也言辭粗鄙不能回護陛下倘以臣為草野踈愚不

識朝廷忌諱恕其狂瞽而納用其言又豈特考較官吏感恩無窮天下之士必皆鼓舞懽忭而樂於仕進矣謹於中書省投進以聞干冒宸嚴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萬言書 葉居升

臣居升幸備注員首蒙寵錫令教山西書伏自開學以來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

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徬徨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詔書之求況臣愚蒙久承養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聖主詳擇之臣歷覩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

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外國上下偷安茍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迨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天命真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畧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之微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晋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

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

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

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覩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踣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葢所以强榦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葢懲宋元

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太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

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後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擴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劉

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

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結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覩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撤樂減膳而

寓惓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

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

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冊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寛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寛宥之名而未見有寛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

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録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

士網羅据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

而為善者㤅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扌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茍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茍取其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其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

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尅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甞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似非朝廷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顧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

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偽四大王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必驚駭潰散兼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

從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户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令責守令年增户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粮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户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邉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邉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

郡户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晋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録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在屯

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

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

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

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

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

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趍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

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于兹偃兵息

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

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趍於治也猶堅氷之將泮也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蒸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
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
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
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
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
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
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
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

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於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户口錢粮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虚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㸃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

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鬬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

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不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

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令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

育之仁然世間竒材罕有如顔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

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民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禮義之失廉恥之壞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今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

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歳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

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輙敢陳説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憐其愚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嘉言日聞於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天殿災上疏 鄒緝

臣伏奉勑書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災勑諭文武群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

以回天意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所怨讟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陛下心存警懼咨訪羣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覧伏惟少垂察焉切以皇上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京以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

調度既廣科泒亦繁羣臣不能深體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無藝掊剋者多冗官濫員内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相蠶食耗費錢粮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

槖以供薪爨剥取桑皮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横征暴歛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兩歳買辦青緑顔料本非出産之所而科泒動輙千數百户民無可得則相率歛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已遣官採辦於出産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葢縁工匠計料之時惟

務多泒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羣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廹移徙號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壊或摧毁其墻壁或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廹哭泣號呌力無

所措或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從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害下民如此其甚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荅奉承

惟恐不及間有亷潔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公行畧無畏憚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汙成風恬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内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

賠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歛不息京師之内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廪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粮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横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哉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叚鑄銅錢遣内官賫往外蕃及西北買馬

牧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輙令賠償馬户貧困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蕃種於河南内地羣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

卒致劉石之亂今乃許令故元部人居內地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蕃人習俗既殊所性亦異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觀禱祠之事自古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以求之而卒無其驗取譏後世亦宜

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國用無度亦其一耳凡此數事皆足以損傷和氣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所以朝羣臣發號布令出政之所古之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其為災之大自古以來未之或有誠所謂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以回上天譴怒之意也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深下明詔散遣工匠營造之人停止役作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養之心罷絶下蕃買馬之役勿令復出四夷外國來朝貢者賜賚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徐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為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於此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利也彼皆貪殘性成不識恩義徒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冗官濫員

宜沙汰之使歸田里有可用者亦使暫歸俟其官有闕則取用之簡拔賢才申行薦舉嚴考官吏有贓貪蠹政壞法為民之害者在内則令六卿大臣及監察御史在外則令按察司官按覈其實而罷黜之勿復寛貸若有廉能之官善績昭著許令保薦於朝量加陞擢使有激勸大抵敦教化厚風俗勵廉耻勸良善此有國之先務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則廉耻道立而姦貪之俗自止息矣前者常有監生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獲罪發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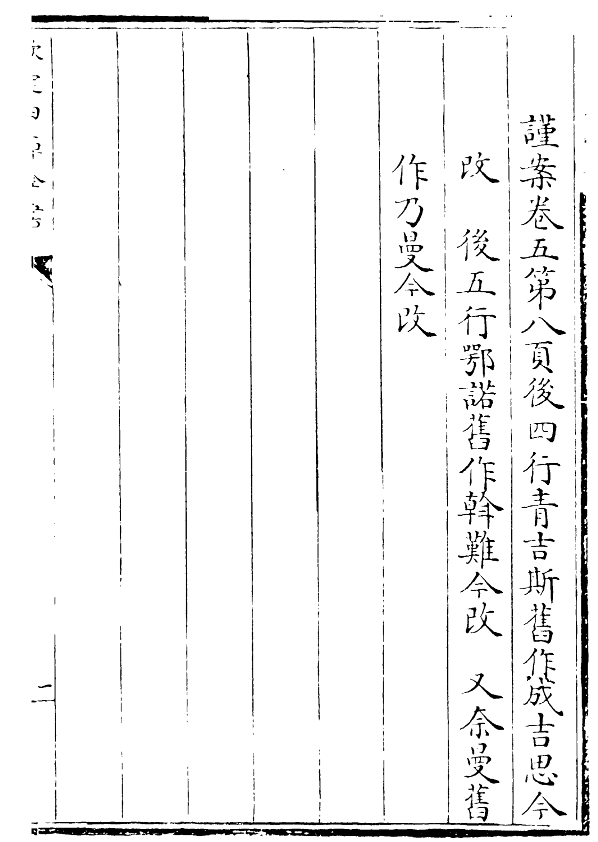
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葢其間亦有先告
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
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垂訓將來至於宫廟禱祠之事
亦宜罷絶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
條罪有無大干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湔
洗使之自新常為京官者則降出於外勿還舊職蠲除
租賦一切征歛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
令所在有司發廪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户之家

出粟以賑之官爲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今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使之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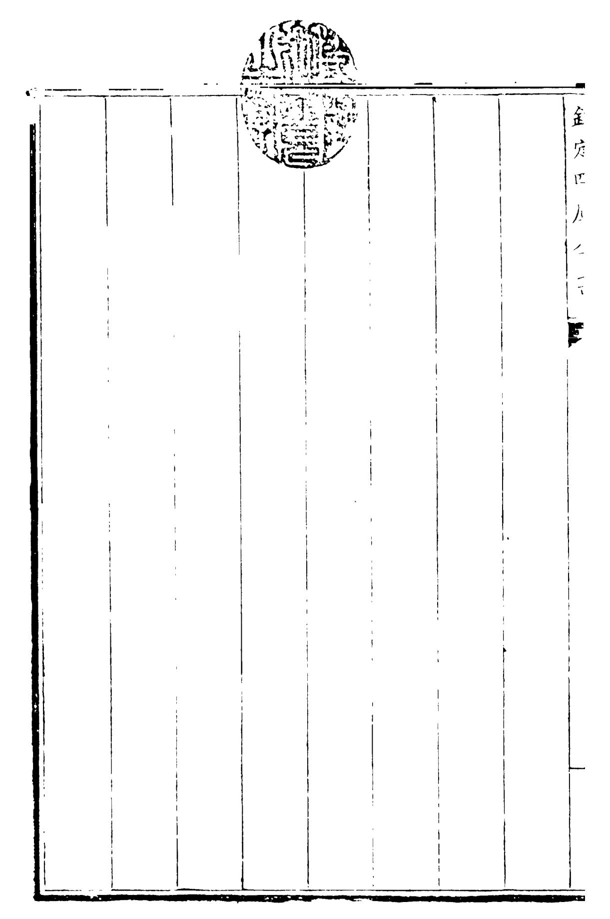
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恥思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惑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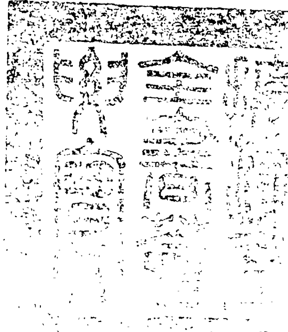
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禄廪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邉防守禦之臣則令其修飭軍伍謹察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

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之忠輒冐斧鉞之誅謹陳其愚以復明詔干犯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惟陛下矜其狂愚少垂聽鑒



謹案卷五第八頁後四行青吉斯舊作成吉思今改　後五行鄂諾舊作斡難今改　又奈曼舊作乃曼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張浴曾
謄錄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六十 集部

明文衡卷七

明 程敏政 編

奏議

陳問安啓 楊士奇

臣未奉名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而不言近日未審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殿下嘉隆此禮愈勤愈敬曽蒙令旨面諭臣云前

日欽奉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天恩寬大之至然儲君於事君父未有久而不朝之禮伏望殿下自已主張而必行之如奉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侍之際尤望和顔婉詞以仰承天意臣伏惟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寛貸愛之如初何况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葢自為世子之時日勤於視膳問安之禮為之根本故

禮經載之以為萬世之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悅起敬起孝此悅親之要道也伏望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請開經筵疏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

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當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皇上留心不幸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奏伏惟采納謹具奏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

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
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
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
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
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
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
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天子就學其事體與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

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葢言僕

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

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

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己正當者

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屛遠不得以

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

后殿下皆留聖心為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
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
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
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
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
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
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國
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采納宗社生

民萬年太平之福

議吳文正公從祀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葢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

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警惰顔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啟大道之堂奥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

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

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伏

候勅旨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啓疏周叙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為安邦謹始事臣

幸生逢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

兩年以來沾患脾疾醫治少效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

夜撫膺揮涕寢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赴難復讎

恨不即自殞絶謹竭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

敢隱嘿不言恭惟郕王殿下承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殿下於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難矣雖曰日望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敵情叵測時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揺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葢殿下於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羣臣如越王之卧薪嘗膽以報吳讐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

必盡殲逆冦而後已為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卑詞重弊暫為君父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興兵搆怨遂失南北之親其能即返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恊力殲之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天山繫其渠率以

伸萬世之憤未為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謹陳芻蕘
之言條列於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賫捧進呈伏乞賜覽
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計開八條

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
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
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
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茲禍敗
恭惟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中外震

慴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爲鑒戒伏望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羣臣之所開閤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庻聰明日益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必設法召慕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饑寒作之以氣結之

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耻冐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氷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兹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别之峻拔擢以

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廷羣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

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之可謂難矣茍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廹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

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從無施不可伏乞令左右大臣計議選擇賢才以任守令庶事妥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好問察邇故治底無為人樂熙皡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内臣王振肆權擅政拒絶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兹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託當明目達聰之時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

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幸甚七曰謹微漸易曰履霜堅氷至言當慎之於早也臣自永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名對或有名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國即

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説事止與
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
謀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且議奉皇太后於文華殿
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殿下於簾前奏決大事
毋拘平時條例以權一時之宜庶國事有歸中外有頼
八曰修庶政一日萬幾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緩急況
令弊政之餘難以為功尤當施其緊切者哉如選任大
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崇奬御史以振紀綱

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名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監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冦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搠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内修外攘雝耻可復邦國奠安

論城守疏　程信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為緊急軍情事節

該奉勑令命爾往京城西邉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搠器械務在精利申明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撫諭安插務令鎮靜得所九門内外守禦通塞等務爾須處置得宜務使寇不能窺有事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計議而行無或頃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令官軍將各

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列請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觀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志非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鏜領軍與賊對敵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賊勢可敗然皆各以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遥見西北軍馬約有三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不戰亂踰城濠致令五六凶徒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衆賊四散

奔潰然已遁之軍既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勑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駐劄冦衆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冦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搖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誤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竊見京城名募軍匠人等或賞或陞故皆樂於効用然近察其議則曰有功固今日

之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為軍之累是以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勅兵部再行出榜曉諭不分軍民官舍土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殺賊者初立為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疑釋而功可圖也

一名勤王以遏南侵臣觀北寇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為禦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

乞寫勑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
關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真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
兵待變相機以動賊近則完壁自守賊遠則赴京夾
攻如此則聲援多而賊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内變臣惟外城既固内門尤不可不
謹如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鋪已分一百
五十餘人又有繳關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十人
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

擺列官軍不過攢聚閒坐倘有意外倉卒難為乞將城内官軍着令分管頭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無患

一養鋭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為天食足則氣壯而後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邉一帶多係上林苑監四署人夫原非食糧人數稱係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即今坐泒通州未敢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城五六十里居住家下多被北冦驚散

有稱一二日無食者氣餒無措乞照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充養銳氣庶幾遇緊可以責其效力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為難論政務於中興之時固本為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部求和南蠻授首於兹二紀遂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聖德神功如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

星刿陛下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有不俟乎人言者矣臣一介凡庸以言為職不敢謂聖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義夫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施行之次必有節目謹將所見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機之暇少垂睿鑒采而行之豈獨臣之幸哉臣無任伏闕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陽順而寒暑時迺來日食星殞雷雨陰霾變生

不一必有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
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陛下即位以來節供
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
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理總會
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曾子釋之曰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為敬天之道
非陛下湛然此心懋昭大德隆孝友於兩宮示親親

於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勤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

伏望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官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為之倡然後勑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畧隱於山林屈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即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

而興拒諫而敗者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實國家多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陛下容納亦無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如此邇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矯激而弗當聖心者乎雖然縱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二也如聖心簡靜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問近臣之例推而廣之勑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士詢以闕政如北部之鞬必何策

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一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中間必有上補於聰明之萬一者仍乞陛下於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納狂妄者不問庶幾周悉民情以奉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是知災異之來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邇者天變河決皇上下罪已之詔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上帝矣

然羣臣之中處如陛下之敬天修己者幾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為是爾乞勑臺諫於內外文武羣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甚者指實奏陳罷黜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生財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

里民多逃移江南數郡盜尚刼掠河道枯澁漕運艱
難而京師僧道之徒來自四方充斥街巷內府供事
官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率皆以難運有限之糧供
冗食無用之輩及聞河南山西轉輸邉餉犯風霜之
苦冒剽掠之虞辛勞何止萬千費用不過數月臣以
為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皇上省財
節費圖雪國恥勑令沿邉一帶文武官員隨機護軍
趂時屯種以免饋餉以防寇戎幷勑各衙門禁遊食

無役之人汰冗設不職之官庶邉俻充而浮費少民力蘇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矣

六曰詳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刑之施尚且恤之而況行刑於用兵之後哉切見福建廣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黄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幸就誅良善已多被害近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槩綁縛到

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其毒夫淫刑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臣願陛下以為法勑令所司將鮮京犯人案候待其覆勘虛實之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仍勑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令後止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寃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涉軍士之死生實以關國勢之强弱不可不慎也即

今三營大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
坐營把司掌號領隊數者之名即唐之所謂偏裨宋
之所謂首領亦他日以次而備大將之選者頃自國
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
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
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則其選亦豈可以
不慎哉乞勑總督總兵等官修明軍政簡汰賢否遇
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聞以充不許

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覩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書者一則曰詰爾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治平之時尚不敢忘忽武備如此而況多事之際乎我國家養兵最厚月糧以贍妻子行糧以贍本身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食衣綿蓋養之於無事之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員不體朝廷恤軍之心大肆蠶食公行賄賂反以操練為故事如此而求克敵制

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皇上降勑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侵牟軍士妨悞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三營之制五軍所以肆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廵哨今三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營軍馬一月同在一處相兼操習五日凛如對陣之時久久成熟庶幾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稚相参有名無實閒居則虛縻糧賞臨事則負累精壯乞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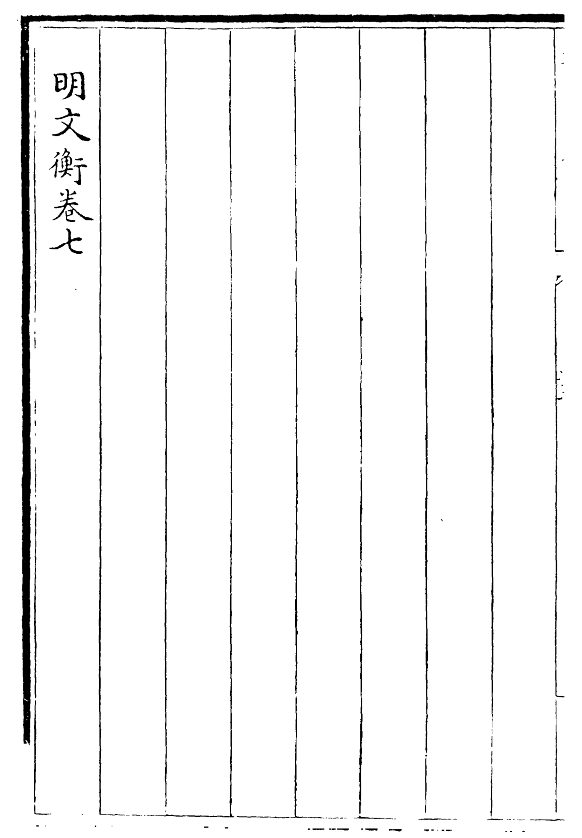
揀選不堪者退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外攘之功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覲伊尹之訓太甲曰慾敗度縱敗禮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而漢史之贊文景二帝亦不過曰恭儉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當力行者也伏惟陛下即位之初無宮室之興無遊幸之舉日講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薄何哉豈陛下以北部請和國事稍

暇而遂為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日久禮法漸隳結婚姻者不計戶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之等惟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贏餘不禁一物之費用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不可得已伏望陛下愈勵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勑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器用各分等第毋行違式通得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可期

十曰隆師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朝命以為人師者也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學懼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干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得人遷延歲時妨悞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者老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實才之用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難哉

乞勑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隷及各布政司推選御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以副皇上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别用其九年考滿到部舉人過數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臺諫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而國事可辦矣



明文衡卷七